



The Gadfly

牛 虻

(爱尔兰) 伏尼契◎著 曹翎雁◎译



(全译本)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曹翎雁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 / (爱尔兰)伏尼契著;曹翎雁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500-0948-6

I. ①牛… II. ①伏…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 -
爱尔兰 - 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330 号

NIUMENG

牛 虻

(爱尔兰)伏尼契 著 曹翎雁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48-6
定 价 31.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9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长篇小说《牛虻》的作者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这位女作家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出生于爱尔兰科克市，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于美国纽约市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伏尼契于一八八五年在柏林音乐学院毕业。一八八七年到一八八九年在俄国彼得堡跟俄国革命团体有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她又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导师恩格斯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相识。一八九二年她与波兰革命者米·伏尼契结婚。

《牛虻》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它描写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小说主人公牛虻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志士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突出的典型形象。作品令人信服地描述了牛虻的成长历程，展示了他从一个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如何在黑暗现实的教训下觉醒，自觉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坚强战士的人生历程。作品中另一主要人物蒙太尼利也塑造得十分成功，成为他那一类人物的深刻而典型的代表。

总之，《牛虻》是一部好书，内容富于教育意义，语言风格别具特色。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从中吸取到丰富的文学养分。

二〇一四年三月

人物表

牛虻——主人公，蒙太尼利和葛兰第斯的私生子。青少年时名字为亚瑟·伯尔顿，后加入“青年意大利”党，化名为范里斯·伊万雷斯，以牛虻为笔名笔伐宗教。

裘玛·华伦——华伦医生的女儿，“青年意大利党”的成员，亚瑟少年时代的知心女友，后嫁给乔万尼·玻拉，成为玻拉太太。

罗伦索·蒙太尼利——红衣主教，亚瑟的亲生父亲

葛兰第斯——亚瑟的亲生母亲，老伯尔顿的第二任太太，蒙太尼利的情人

詹姆斯·伯尔顿——亚瑟的异母长兄，伯尔顿父子轮船公司的老板

琼莉亚——詹姆斯·伯尔顿的妻子，亚瑟的大嫂

格拉西尼——律师，文学委员会成员

法布里奇——大学教授，文学委员会成员

赖加——戏剧家，文学委员会成员

盖力——“青年意大利党”党员，文学委员会成员

列克陀——医生，“青年意大利党”党员，文学委员会成员

麦康尼——走私贩子，红带会成员

米凯莱——走私贩子，红带会成员

陀密尼钦诺——走私贩子，红带会负责人

菲拉利——上校，布里西盖拉城统领

绮达·莱尼——跳舞女郎，吉卜赛血统，亚瑟的同居者

凯蒂——裘玛贴身女仆

比艾嘉——牛虻居于佛罗伦萨时的女仆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2
第六章	50
第七章	65
第二卷	81
第一章	81
第二章	93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22
第五章	132
第六章	144
第七章	155
第八章	164
第九章	183
第十章	198
第十一章	208
第三卷	227
第一章	227

第二章	242
第三章	253
第四章	264
第五章	276
第六章	283
第七章	303
第八章	313
尾声	326

第一卷

第一章

六月里一个燥热的黄昏，比萨^①神学院图书馆所有的窗户都开得很 大，以保持屋里的凉爽，只留下百叶窗虚掩着垂在那儿。亚瑟正坐在那儿埋头于一大沓讲道稿并不停地四处翻找着。神学院院长蒙太尼利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笔，把目光慈爱地移到那个埋在文稿里的满头乌发的脑袋。

“还没找到它，对吗，亲爱的^②？没关系，我可以把它再写一遍。说不定那篇稿子早就被撕掉，让你花费这么大精力去寻找它。”

蒙太尼利说话的声音并不高，却圆润、响亮，音调像银子般纯净，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魅力，这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所独有的富于抑扬顿挫的声音。特别是他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更多了一层亲切和抚爱。

“没关系，神父，我一定要将它翻出来；我敢肯定你确实是把稿子归在这里边了。再说，重新写一遍的话，不管怎么样总是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窗外一只鳊头鳊脑的金龟子懒洋洋地叫着，嗡嗡作响，街上传来了卖水果的拖长了声音的叫卖声：“卖草莓啊！卖草莓啊！”显出一种

① 比萨：意大利中部古城，西南通莱克亨港，东通佛罗伦萨，有著名的大理石斜塔。

② 亲爱的：原文此处为意大利文“carino”。本书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境内，作者为了加强气氛，常在英文中插入意大利文。

说不出的凄凉。蒙太尼利低下头去接着写他的稿子。

“啊，在这儿呢，《论麻风病人的医治故事》。”亚瑟穿过房间朝神父走了过来，他那独有的轻快的步态总让家里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不顺眼。年轻人身材瘦削，他不太像三十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出身的少年，倒是更像一个十六世纪肖像画上的意大利人。他睫毛修长，薄薄的嘴唇显得精致而敏感，还有纤细的手脚，这些都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太过于秀气纤巧的男孩。如果他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很可能别人会把他看作一个男儿装扮的漂亮女孩呢；可是你再看他行动起来的樣子，那股矫健敏捷的劲头马上让人联想到一头豹子，一头没有了利爪的温和的豹子。

“果真让你找到了！如果不是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啦，亚瑟，你看我总是糊里糊涂的爱忘事。现在好啦，我也不想再写下去啦。我们去花园里走走吧，顺便帮你温习温习功课。看看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一道走出图书馆，来到了修道院的花园里。花园里暮色四合，显得分外幽静。这所神学院的前身，原来是一座古老的铎米尼克派^①的修道院。两百年前，这个四方形的院落曾经被拾掇得整齐、优雅。种满迷迭香和熏衣草的花坛，被挺拔直立的黄杨树团团围住，当中的花草也被修剪得整齐漂亮。到了今天，当年那些照料它们的白衣修士都早已不在人间了，也许早被人们遗忘掉了。但是现在，在这个幽静的仲夏的傍晚，花开依旧如故香，却已经再没有人来采花配药引了。一丛丛一簇簇的野芹和耧斗菜从花园甬路的石板缝里冒出来，凤尾草和乱蓬蓬的蝎子草早已占据了院心的那一眼井。蔷薇的根上又蔓生出无数的枝枝叶叶，全都爬到了小路上，时时从花坛边上的黄杨树丛里可以看到一朵朵又大又红的罂粟花；高高的毛地黄在乱草丛中耷拉着脑袋；苍老的葡萄藤已经很久没有人修剪，也很久没有结果了，

^① 铎米尼克派：又译为多米尼克派，为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拉丁文意为布道兄弟会。由西班牙人铎米尼克于一二一五年创立。

它从一棵被人冷落的欧楂树枝头垂挂下来，微微晃动着树梢枝头的叶子，好像在微风中忧郁地摇着头。

夏季开花的玉兰树，枝繁叶茂，倒像一座高塔似的站立在花园的一角，森森浓密的枝叶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乳白色的小花朵。挨着树干底部放了一条做工粗糙的木凳，蒙太尼利在木凳上坐下了。亚瑟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今天跑过来就是因为书上碰上了一处疑难，所以特地来请“神父”给解释解释。虽然亚瑟并不是这所神学院的学生，但在他心目中，蒙太尼利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活的百科全书。

“我想现在我该走了，”等蒙太尼利把问题讲清楚以后，亚瑟就说，“要是你没别的吩咐的话。”

“你如果有空儿，我很愿意你能再陪我待一会儿，我今天已不想再工作了。”

“噢，行！”亚瑟把身子往后一靠，正好背靠在木兰树的树干上，他从乌黑浓密的枝叶丛中放眼望出去，宁静的夜空中有第一批出现的星星在隐隐约约地闪现着。亚瑟乌黑的眼睫毛底下，是一双海水一般湛蓝，梦一般神秘的眼睛，这正是他那康沃尔人^①血统的母亲留给他的最好的纪念。蒙太尼利急忙把头扭向一边，以免看到它。

“你好像显得很累啊，亲爱的。”蒙太尼利说。

“没有办法的事。”亚瑟话音里有一丝疲惫之意，马上就让神父感觉出来了。

“其实你用不着这么急着进大学，你那时候既要照顾你生病的母亲，晚上还要熬夜护理，实在是把你给累坏了。也怪我当时没坚持，你本应该在离开来亨^②以前就应该好好地休养一阵的。”

“哎，神父，这又有什么差别呢？妈妈一去世，我就觉得我在那令人痛苦的家里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再多待一会儿，我就会让琼

^① 康沃尔人：克尔特人（凯尔特人）的后裔，居住在英格兰的康沃尔郡。康沃尔人的眼睛多是蓝色或灰色的。

^② 来亨（或译为来克亨）：意大利西部一个港口城市，就在比萨城以南不远。亚瑟的家在来亨。

莉亚给逼疯的!”

琼莉亚是他异母兄长的妻子，好像一根毒针，搅得他不得安宁。

“我的本意也不是说还要你还跟家里人住在一起，”蒙太尼利善解人意地说，“我也明白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那种滋味不好受。但是我在想，如果当时你接受了你那位当大夫的英国朋友的邀请，你能够去他那儿休整休整，哪怕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再来上学，那也许会好得多。”

“不是这样的，神父，我不愿意那样做！没错，华伦一家人都很善良，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我。而且，他们对我怀的是一种怜悯的心情——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他们老是想方设法找些话来宽慰我的心，每次一谈起来就谈到妈妈。当然，裘玛从来都不这样，从我们俩小时候在一起开始，她就很清楚什么话是该说的，什么话不能说；可是，家里其他几个人却不是这样。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

“那别的又是为了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一棵无精打采的毛地黄上揪下一把小碎花，心烦意乱地把它揉过来搓过去。

“我没法再忍受那个城市了，”他停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那儿有我小时候妈妈常带我去买玩具的商店，那儿还有在妈妈病重之前我扶着她常常散步的海边步行路。不论走到哪儿，总是让我很伤感。卖花的女孩常常捧着花束朝我走过来——可现在花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还有教堂边上的墓地，我一看见就心里难受得要命，我只能老远老远就绕道避开它。”

他说不下去了，只是坐在那儿，把手心里那几朵毛地黄小花揉了个粉碎。好半天，没有一个人开口，更显出夜的寂静漫长，他忍不住抬头看了看神父，心里想神父怎么一下子沉默不语。夜色越来越浓重，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十分昏暗、惨淡。在朦胧的微光中可以看出蒙太尼利的脸色惨白得很。他低垂着脑袋，右手抓住了条凳的边沿，抓得紧紧的。亚瑟急忙掉转头去，他的心中不知不觉升起了一种敬畏之情，就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闯入了一片圣地似的。

“上帝啊！”他心里想，“我在他面前显得是多么渺小自私，多么微不足道啊，就算是这样的不幸发生在他身上，他的哀痛也不过如此吧。”

过了一会儿，蒙太尼利抬起头来，看看四周。“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强迫你回去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他的语调是那么的温柔亲切，“但是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那就是，今年一放暑假，你就必须好好地放松一下。我建议你最好离开来亨，走得远一点儿去休假。我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慢慢垮下去。”

“那么神学院放假以后，你打算去哪儿呢，神父？”

“我嘛，跟从前一样，先领学生进山，把他们在那儿安顿妥当。不过到了八月中旬，副院长就会休假回来了。那时候，我计划去阿尔卑斯山看一看，换一换空气。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道去？我可以带你去山里好好游一游，你肯定会觉得考察阿尔卑斯山的地衣和苔藓是一次非常有趣味的工作。不过，单单咱们两个人去，你说说不定会觉得有些枯燥乏味吧？”

“神父！”亚瑟高兴得拍起手来，琼莉亚把他这个动作叫做“十足的洋派作风”，“不论说什么我也要跟你一起去。然而……有一件事我还没法确定……”他停住了。

“你是不是担心伯尔顿先生不赞同？”

“他心底自然是不高兴我去，但是他恐怕也不便干预。我今年已经满十八周岁了，可以对自己的事情作出决定了。不管怎么说，他只是我的一个异母哥哥，我为什么非得照他的意思做呢？再说啦，他对妈妈的态度又是那么苛刻。”

“不过，如果他坚决反对的话，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违背他吧；要不然只会把你在家里的处境搞得更僵，你想想看……”

“还能再怎么个僵法！”亚瑟显然有些激动地打断了话头。“他们一直都把我恨得要命，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照不照他们的意思办事，并不会带来什么改变。而且，是你跟我一起去啊，詹姆斯总不

至于也反对吧——你可是我的忏悔神父^①啊！”

“可是有一点你别忘了，他是个新教徒。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写一封信回去听听他的意见比较好。最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能性急，我的孩子；不管人家恨你，还是爱你，都不能放任自己的言行。”

神父把责备的意思表达得十分婉转，亚瑟听了并没有觉得脸红。“是的，这我也知道，”他说，叹了口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可真不容易啊……”

“你星期二晚上没有来这儿找我，实在是太遗憾了，”蒙太尼利突然转换了话题，“那天晚上阿雷佐^②教区的主教来了，我本来很想让你见他一面的。”

“那天我事先已经跟一个同学约好了，要到他的宿舍去参加一个聚会。如果我不去，他们会一直等我的。”

“什么样的会呢？”

对于这个问题，亚瑟一下子显得尴尬异常。“那……那也不……不是什么正……正式的会议，”他因为紧张和慌乱显得有点口吃，“有个从热那亚来的同学给我们讲了一次话，……应该说……是作了个报告吧。”

“关于什么内容的报告呢？”

亚瑟又显得开始犹豫了。“神父，你不会向我追问他姓甚名谁的，对吗？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人家……”

“我不会追问你的。既然你作出承诺要保密，那就不应该再让我知道。不过，我想事到如今，你应该是相信我了吧。”

“我当然相信你啦，神父。他谈的都是些关于……关于我们的事，以及我们对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还有……还有我们对人民又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还说到……如果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应该怎么去

① 忏悔神父：天主教徒向神父作忏悔，叫办神功，又叫告解，听取忏悔的神父叫忏悔神父。

② 阿雷佐：意大利中部城市，在比萨东南约二百公里处。

做……”

“帮助他们，他们是谁？”

“是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沉默长时间地弥漫着。

“亚瑟，你坦白交代，”蒙太尼利终于转过身来，语气十分严肃，“你考虑这种问题究竟有多久了？”

“从……去年冬天就已经考虑了。”

“那就是在你妈妈去世之前？她知道这件事吗？”

“不，……她不可能知道。我当时也并不是太在意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你很在意这些事啦？”

亚瑟又从毛地黄的花枝上揪下了一把小花儿。

“所有的一切是这样的，神父，”亚瑟的视线扫落在地面上，开始讲述事情的前前后后。“去年我为入学考试准备功课的那个秋天，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大学生；这些你都还有印象吧？大概就在那时候，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曾与我交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还把书给我借阅。可是当时我并不热心这些事，我关心的只是赶快回家看望妈妈。你知道，那个家简直就像个地狱，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的妈妈又是多么的孤独凄凉！单单琼莉亚那条恶毒的舌头乱嚼起来，就能把妈妈气得死去活来。后来，冬季的时候，妈妈的病势沉重起来，我也没有心思去想那些大学生和他们借给我的书，就把它给忘了。这以后的情形你也清楚，我根本连比萨也不来了。当时我要是记起来的话，不会不告诉妈妈的，可是我竟然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再后来，我看出妈妈病得无法挽救了……你也知道，在她最后的那日日夜夜里，我几乎是一直陪伴着她的身前身后；晚上我整夜整夜地守护着她，白天，只有裘玛·华伦来替我的时候，我才能稍稍合会儿眼。正是在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里，我才又想到那些书，又想起了那些大学生们对我说过的

话……我思考着……他们所说的到底对不对……不知道……而我们的主对于这一切又是怎么看的呢？”

“你问过主吗？”蒙太尼利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神父。我还经常祈求主，求主指点我究竟该怎么办，有时甚至还求过主干脆让我伴随着妈妈一道去死。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答复。”

“但是，你却一直对我守口如瓶。亚瑟，我一直以为你是信任我的啊。”

“神父，你一定知道我对你的信任。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是不好告诉别人的。我……我就觉得在这件事上，即便是你或我妈妈都没法帮助我。我必须从上帝那儿直接得到回答。你明白，这关系到我的一生，关系到我的灵魂啊！”

蒙太尼利把脸调过去，两眼若有所思地停留在昏黑模糊的玉兰树枝头。暮色一片苍茫，他的身影显得是那么的模糊，就好像是快要被浓重的树阴吞没的一个捉摸不定的幽灵。

“后来怎么样了昵？”他问得很慢很慢。

“后来……母亲撒手去了。你也知道，在她去世前的三个晚上，我寸步不移地守在她床边，一直守护着她……”

说到这儿，亚瑟说不下去了，陷入了一阵沉默；蒙太尼利坐在那儿，却也纹丝不动。

“妈妈下葬之前的那两天，”亚瑟又接着往下说，声音却低了许多，“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也不愿去想。一等把妈妈安葬好，我就病倒了；也许你还有印象吧，我连忏悔都来不及了。”

“是，我记得很清楚。”

“就在那天半夜，我爬起来走进妈妈的房间。她房里空空如也，只有壁龛里那个大十字架还立在那儿。我突然想到：说不定上帝会帮助我，于是我就跪了下去，一直跪在那儿，等着——一直等了一夜。等第二天早上，我才清醒过来……神父，我无法说明白，我真的不知

如何说明白！我很难跟你讲清楚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这连我自己都是迷迷糊糊的。但是，我可以确信的是，上帝已经把他的答复给我了，我绝不能违背他的旨意。”

他们就那样坐在黑暗中，一时间沉默不语。待了一会儿，蒙太尼利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亚瑟的肩头上。

“孩子，”他说，“我绝不是想告诉你上帝没有把他的旨意昭示给你的灵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切发生时你自身所处的具体的客观情况，你不能把伤心绝望、病魔缠身时所产生的幻想当作主神圣庄严的感召。即使上帝真的是有意选择你正处在失去亲人的悲痛时刻，来回复你的祈求，你也一定要仔细领会，千万不能歪曲、甚至有悖于他的旨意。你说你现在已经想清楚了，你想清楚的到底是什么事呢？”

亚瑟站起来，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从他口中吐出，就像在背诵教理问答^①时一样。

“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意大利，为把她从奴役和苦难中解救出来而努力；把奥地利人赶出去，使意大利变为一个只有基督、没有君王^②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连意大利国籍都没有呢。”

“这不能说明什么；我就是我。我遵奉上帝的旨意，我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

又陷入了沉默。

“你刚才说的那些，如果按照基督的说法……”蒙太尼利慢慢地开了口，但马上就被亚瑟截住了话头。

“主基督说：‘为我而失去生命的将获得新生’。”^③

蒙太尼利的胳膊斜斜地往树枝上一靠，抬起一只手遮住了眼睛。

“过来，我的孩子，坐到我身边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又开

① 教理问答：一种简易教材，用于基督教各派教会（包括天主教）对初信教的人传授基本教义。

② 称基督为主，常见于《圣经》。

③ 此句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

口了。

亚瑟刚坐下来，神父便紧紧地抓住了他的两只手。

“今天晚上我不打算和你展开辩论，”他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发生得太突然了……我连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改天我们再找个时间详细谈谈吧。不过，现在我要提醒你一句：如果将来你为这种事情而遭遇到不幸，甚至……甚至如果因此而失去了性命，那么，你会害得我心碎肝裂的。”

“神父……”

“别忙，允许我把话从心底里都掏出来。从前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你可以算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啦。我能看出，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这话的真正含义。是的，年轻人要真正领会这一点，谈何容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不明白。亚瑟，对我来说，你跟……跟我的亲生儿子没什么两样，你明白吗？你就是我眼中的光^①，你就是我心里的愿^②。我宁可选择死，也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因为一步走错而把一生给葬送。但是，我又无能为力。我也不需要你给我什么保证，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说的几句话，并时时刻刻小心为上。如果你面临的是一步关键性的选择，那么事先一定要考虑充分。就算不为你母亲在天之灵，也请千万要看在我的面上多想一想。”

“我会的，那么……神父，就请你为我，也为了意大利，祈祷吧！”

他一言不发地跪了下去，同样默然无语，蒙太尼利把手放在他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起身，吻了吻神父的手，便步态轻盈地穿过那片凝满露水的草地走了。蒙太尼利独自一个人坐在玉兰树下，注视着眼前的那片黑暗，一动也不动。

“上帝的惩罚已经开始降临，”他想，“正像当初惩罚降临到大卫

① 眼中的光：出自《圣约》。见《旧约·诗篇》第三十八篇十节。

② 心里的愿：出自《圣约》。见《旧约·诗篇》第二十一篇二节。